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七至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七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內帑封樁庫

上仁宗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趙　抃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

即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況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揺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至和二年十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內臣私取珠子呈內人

傅堯俞

臣風聞管當內藏庫內臣蔡世寧將本庫珠子呈內人者緣內藏庫祖宗所置以備經費陛下宣索守吏猶當執吝豈有私取示人圖悅規利府庫之中不謹如此貿易偷盜何所不至況漏洩有條為罪不細物離常處自有刑名以蔡世寧付所司根究情理晝法施行庶幾敕戒後來不至失陷官物嘉祐六年十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英宗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出入

呂誨

臣恭以聖朝承五代凋獘之餘祖宗外平諸國珠寶委積皆歸於內府非國有大事旌賞勲勞未嘗有一毫輕費其籍秘嚴雖大臣及主計者莫得知其詳實有以知神武英謀所存之深遠也先帝恭儉節用聞於天下然自至和中服藥而後府庫不嚴宦官專恣用之一分而攘取百倍中外聞之莫不痛惜臣近聞外議內臣任守忠以奉宸庫明珠三萬兩黄金一萬兩奉於中宫守忠

自邀酬奬仍固恩寵果如是陛下得不念祖宗艱難貯積之意哉矧亮隂中玩好侈靡有損而無益議論如此甚玷中宮之盛徳足見宦者之狡計姦惡斯露衆所不容矣設使小人得計窺伺陛下之間隙動為容悦則何所不至臣欲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其出入不使小人窺覘將備國家緩急以濟大事惟聖留念治平元年八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英宗乞會計内庫出入裁損過當

呂誨

臣竊以祖宗之有天下也削平諸國所聚財貨皆歸於內府數十年中區宇乂寧誠國富兵强之致也所謂內藏奉宸諸庫非有司關掌故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但慮歳月久支費寖廣不復當時之盛比來先帝椿留之物賜及小臣過越乾興之制拜賜者於今震恐蓋知祖宗艱難收聚之意非所以容其虛受爾如聞禁中取用尚亦無節加之近倖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

一旦四方有事何以枝梧陛下踐祚之初當謹持守修葺府庫謹嚴出納兹其時也臣欲乞今後内庫非旌賞功勞貸助經費一切浮用無俾仰給出入之籍亦行會計應禁中取索財寶不限内外庫所降合同須具支使者名目俾歲中會計知其過當則可以裁損及後苑作造服玩器用並付文思院所造之物工畢别差朝官點檢則官物無由枉破侵欺之路可以杜絶是亦節儉愛民之一端也唯聖神留意天下幸甚治平元年上

上哲宗乞罷額外封椿　　陳次升

臣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熈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椿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徵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

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役薄賦斂澄汰掊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澤歡欣鼓舞屬心内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切恐異日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侵漁之患復從而生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剏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

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以封樁錢賜户部及諸路轉運司

范祖禹

臣伏見近差户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數目近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

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説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示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斃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虚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

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使官
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罰其誰敢妄臣切
謂令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
請受錢帛斛斛萬數不少此乃户部轉運司本分財計
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卒調發不行故有此
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
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
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户部諸路轉運司

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之所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

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

非先帝聖意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為諫議大夫

上哲宗再論封樁錢　范祖禹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㪺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切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茍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若唐之制天下財賦

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緩急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揺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

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椿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畧四夷之志是故别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志於無為蓄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之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節儉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政文帝有

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總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元祐四年七月上

上哲宗論封樁錢　王覿

臣伏見東南諸路曩歲財用最為充足故自祖宗以來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支用更留準備上供及賑濟等米萬數至多天禧元年正月赦江淮等路上供米特罷今年春運一次臣竊思祥符中諸路上供之外既有三年之蓄矣至天禧赦書又特罷春運一次者又有以見真宗皇帝深思遠慮不惟憫漕運之勞而亦欲東南諸路蓄積常多也今東南

財用窘耗日近水災本路轉運司及常平之物不足以充賑濟近取於江淮遠糴於荆湖然後僅能稍蘇三州之民則無備可謂甚矣淮南去歲今歲皆無大災傷而轉運司以軍糧急闕訴於朝廷每歲冬借發運司米二十萬石以充軍糧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何以為謀臣近者備員發運使在職歲餘所領六路上供錢糧不應期限而轉運司官吏該勘劾者凡四路非獨今歲也前此逐路欠數亦多彼轉運司官吏豈不以失期冒

法為懼哉蓋力既不足雖重得罪無所避也緣此諸路但務為逃責淺近之計而不暇及生財長久之道深可嘆惜臣所見者雖止於東南諸路傳聞其他路分亦多類此臣亦嘗詢訪轉運司財用消耗之因雖不能盡究其本末然有灼然易見者逐路用度浸廣而朝廷封樁浸多也且以數事言之選人添俸逐路添將兵諸路指使場務監官添員外置准備差遣大使臣凡此雖政事所係適時之宜不得不爾然若計其費則皆祖宗時所

未有也用度浸廣既如此又所謂封樁者浸多若責鹽寛剩錢闕額禁軍請受減省造舡錢之類名目甚多本皆轉運司之物而一切封樁歸於朝廷者浸多則轉運司安得不窘乎臣固知封樁之物非所以奉遊宴廣宮室飾苑囿侈輿馬也不過欲蓄積稍多而有以待軍國緩急之用而已然所謂蓄積者經費之外有餘然後可以為蓄積豈可輟有司之經費使不足用而名之蓄積乎今所為封樁者有司不得輒用經常既闕反致歲額

上供之物公然負欠而不可給又借貸於朝廷者雖然違限勘劾而竟亦不能償此豈長久之計耶臣伏望朝廷熟講而深圖之凡上供封樁之物前日祖宗所取者皆付之轉運司稍得自足乃天下之幸也元祐六年九月上時為刑部侍郎

常平義倉

上仁宗乞詳定常平制度　杜衍

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

為之儲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贏宜究其術前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粟有所歸謂官以法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拙業之人旋致罄竭及穡事不興小有水旱則稽貸不岀須其翔踴以謀厚利農民貴糴纔充口腹往復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游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

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由此言之則平糴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於漢宣之世也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饑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謂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邇計戸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别其饑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斂導之時禁其爭利

六斛四㪷曰鍾萬室之邑萬鍾則今萬戸郡常平倉可收六萬四千斛已上也俟本息增羸即加其元額歲有大中小饑亦有大中小熟常謹察以出入之節令欲立制度而無賞罰則法不得行以其外計諸州縣官吏宜

立功過之差以示必行每趨時收糴應急出糶無令所司壅遏則利可及人也歲豐則增市價而糴所增錢每斛不得過一十文饑則減市價而糶到數三分支一分與告首人糶畢則不禁至於蜀漢狹境交廣寛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回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主典之侵刻督以嚴科則瘠瘦可充饑饉有備也今則不然九穀散於穰歲而不能儲峙兆民困於凶年而無以振業饒贍之道固若斯乎誠嚴敕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常平倉錢斛令後漸令隨户口趣額收糴轉運司等不得以運

軍需為名奏乞假借其逐處合備貫石數目若有缺少令多方計度供給儻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霈然下詔出府庫乳香犀象真珠之類相度隨處減價出賣添備倉本凡此珍異之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常時則曠日可以漸次出賣速賣則雖減價數倍人亦不取也宜及平歲鬻之以為豐國恵下之本上以章去奢崇儉之仁下以成敦本恵民之道俟州郡有本息增羡之處令外計速近均融各足其額除邊遠之郡及山險之地糴貯不得過定額外沿路州府亦許就賤多糴仍先乞指揮有司

將見行常平倉條貫并臣此劄子重別詳定具為條件
務令精密經久為例并立定逐州軍合糴額數畫一開
坐奏聞朝廷更為裁酌頒行此法之設盖以抑兼并恵
貧弱苟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
比夫義社之制別生賦歛官吏侵削急速假借害大利
小創於隋時而唐戴胄者猶請復之頗得其利矧兼恵
農末捄塞利孔之術可忽其名而不務乎議者若云聖
朝不當以出息為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貸

者以國服為之息又貸萬泉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羡國用富强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聖育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以狂瞽輒効涓埃冒瀆威顔伏深殞越景祐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仁宗論借支常平本錢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

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

外悉充上供及别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羡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若以賑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賞給資粮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元降勅命施行　慶歴二年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仁宗乞立民社義倉　賈黯

臣伏以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人民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廪以賑之則糴不給課粟富之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幸年穀之熟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利

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皇祐五年上時為左司諫上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充與縣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稅賦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縣復上奏論之議卒不行

上神宗乞天下置社倉　　錢顗

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國無九年之儲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

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儲蓄也故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民雖力田疇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憫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嘗令天下之人節儉輸粟名為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饑饉此實濟衆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下州縣逐鄉村各令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田人户量出斛㪷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

或以鄉或以村為額仍令衆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一年一替以所聚斛㪷藏置其家即具衆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責甲頭陪填貴免侵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俵借於下等貧民聽將來歲稔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具存留所貴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一方之民且穀有貴賤歲有凶豐所斂甚輕所濟至博歲月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災免致流亡之患伏乞

指揮下諸路轉運詳酌施行熙寧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始詔州縣推行義倉之法是時朝廷方行新法州郡急於聚斂二年七月顗乃言齊州科配義倉米取數太多曹齊州諸縣又令耆長代納詔遂罷義倉其已納者並給還至十年九月始復立之

上哲宗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

司馬光

臣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

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鄉者有因州縣缺常平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㪷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

家又有官吏雖欲趂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司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㪷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與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

直愈輕朝廷深知其獘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體察在市斛𣉙實價多添錢數廣行収糴如闕少倉廒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𣉙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

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
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
在市斛㪷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
價分為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等價幾錢以上為上
等價幾錢以下為下等價令逐路臨時斟酌加減務在
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㪷價
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
㪷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

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糴糶吏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點覺察若州縣斛㪷及上等而不收糴及下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户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㪷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歷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

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使司斛㪷見多沿路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不糴常平倉斛㪷若今來指揮内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劃申奏施行

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尚書左僕射

上哲宗乞常平不分立三等　王巖叟

臣伏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

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賤即與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儉物貴即度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價賤至下等方許收糴價貴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糴糶臣恐久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多失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新降朝旨别行修定頒降

貼黄稱朝廷近遣官淮南賑濟已降指揮雖係十分中價或比常年價稍高亦權收糴即見三等之法未便兼訪聞諸路州縣自被旨後來往往不能施行伏望詳酌速賜指揮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乞取常平敕令删為一書

劉安世

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唯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豈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其疎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鏹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察其乖謬

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茍紓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贍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已前應於常平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付之有司悉備遵守仍乞行下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㪷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廩一路所有錢衮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

縣各隨户口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當以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踴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恵澤可繼而無乏絶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伏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户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卹民之仁心不為徒善

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九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出內庫金帛為常平糴本

范祖禹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蓄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皆饑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饑民羣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纍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望故盜賊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

隷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憫而為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黄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廹民間速於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令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

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糴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内庫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恩澤無窮濟民之術無大於此祖宗置内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

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春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十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然乞早賜施行元祐四年九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復義倉

上官均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為良法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户於正税斛㪷一石别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斂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斂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

若以為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强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於無事今平糴之法既已修復惟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為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恵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鎮有廵檢廨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條例令有司更加修整以備饑歲誠非

小補

元祐五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七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八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茶法

上太宗乞罷榷山行放法　張洎

臣伏奉中書宣諭聖意令訪聞茶法其榷山通商各有何利害者臣才識鄙陋預聞天旨退就衡泌惶悚實深

謹略具榷山放法利害仰對大問惟聖明察之伏以茶貨之興其來尚矣資民豐國利潤之功博焉榷山放法損益之制肇自有唐創兹茶法流行天下無異米鹽兆姓所須遠近同俗今獻議者言貨茶利害蓋有二焉一曰榷山一曰放法歷代制置雖或不同舉要而言則榷山之害深放法之利廣也然而幹司邦計之臣必曰朝廷榷山大獲厚利儻從放免徒利茶商此蓋老生之常談近世之弊法徒傷大體豈務通經者乎今請一二而

言之夫南國土疆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
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子營生取給更絕他門及其官
榷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
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産既
空死亡寧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
於此其獘一也禁榷之地法令斯嚴銖兩之茶即該憲
網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戶
州縣公事大半為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

耗田野為之汙萊蠹爾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斯其獘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常持愛養即獲滋豐及夫朝廷榷山鄉原失業茶戸逼於寒餒日有逃亡者茶園陷於姦倖歲有荒廢者年華漸久殘破益深春彼靈苗鞠為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噬臍安及其獘三也謹按唐史穆宗朝宫中營造臺觀國計不充王播希恩請增茶稅李珏上疏曰榷率救獘起自干戈厚斂於人殊傷國體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

阜財已云歛怨矣至大和九年鹽鐵使王涯始奏行榷茶之法江淮間百姓茶園官自造作分命使者主之百姓公言曰果行是法止有盡殺使臣入山叛耳其後甘露事發涯竟就誅故史臣謂王涯欲希恩幸重困烝人然而竄身姦邪之間與其謀而危其國豈非鬼瞰神奪駕斯禍以懲之乎前史書之以為鑒誡國家膺圖御極子育黎元滌浹窮荒仁及行葦唯茲茶法未叶大中改絃更張正在茲日今若罷榷山之制行放法之條益國

便民其利有五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榷山弊法舉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甿送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户既專物産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柯條防護山澤十年之内茶貨大興通商惠農國賦增集其利二也榷山既放客網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畫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按漕河洛方舟

巨艫經涉萬里風濤没溺官吏姦偷陷失茶綱比歳常
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榷買茶貨歳入
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部及乎出賣之際則大半陳腐
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榷山任民貿易則國
中永無棄貨天下咸喫新茶惠潤公私實為要道其利
五也或曰國家制置茶法蓋有歳年一旦通商大虧國
計贍用不足其將奈何對曰聖后當陽政先惠下將建
無窮之策非急一時之利況兹變法未見虧官榷放便

宜謹條件如後

榷山

一天下郡國所出茶貨品類至繁且以湖南一道所出茶貨約度為準訪聞湖南山色茶每斤官中榷買用本錢二百二十文輦運支費約破錢一百文輦運之稍遠即不啻一百文道途稍近即不及一百文今將道途遠近斟折筭計一槩且以百錢為準官中於地頭出賣計收錢九百六十文除筭出本錢并纏裹錢共三百二十文外合收淨利錢六

百四十文其淮南兩浙江南等道茶貨雖出賣價例或小有不同其所收淨榷茶貨利大約不踰於此國家所榷茶貨歲月漸深即有減價出賣者遠年陳惡不堪支用即有逐時燒棄者今請朝廷且將天下一年所納茶貨較算其元使用本錢及輦運錢都合計若干於地頭出賣所收淨利錢都合得若干卻於淨利錢內尅折出逐年減價出賣及官中燒棄茶貨外其所有的實淨利合有若干如

茲算合即所賣茶貨除尅折外每斤價錢又恐不能及六百四十文

放法

一國家若放榷山任民買賣理財之道宜通規天下諸道州府出茶之處請各於緊要地置立務局其茶貨離山場之日不計多少每一大斤茶戶納錢一百文茶商納錢三百文茶商出賣地頭更納錢二百文其茶商所賷博買茶貨金銀疋帛等經歷

舊買茶處向外州郡其州郡又依例納稅統而言

之即官入茶租與榷山之日所獲淨利不相懸矣

或曰朝廷改變茶法貴要利民若茶商茶戶所納

之錢過為繁重豈惠下之道也答曰榷山之時商

客買官茶一斤計用錢九百六十文改法之後且

約將錢四百文為茶本四百文納官都計八百文

若更將一百六十文剩錢納官方只得榷山之時

買茶舊額況放法之後民皆取便既絕官司上下

侵擾又免官中陳茶就山場買賣得一色新茶商販之人獲利誠厚更令納鏹尚為輕賦况見出茶本以榷山之日猶未登舊額者乎又茶戸賣茶入官甚為艱苦或將遠年陳惡雜物折給或得低價一色見錢然而經歷官司動遭刻削茶稍低下即被焚燒迫于住場僅同白納今既改法將茶貨賣與商客且約得價錢四百文除將一百文納官尚有三百文見鏹比榷納之日所獲利潤不亦復饒

乎或曰官中所取茶租若加重厚民於茶價須至增添茶價既增於人便否答曰茶為食物天下所資日用於人同夫鹽酒雖價例增長非有害於時焉在昔有唐宰相令狐楚嘗奏茶法云賦率之時既節級增價商人轉賣必價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擾茶戶詳楚之所奏理甚顯明茶價雖增實有利而無害矣今國家大更茶法式洽民心所慮者賦入不登或虧邦計今

茲放榷其利昭然舉而行之實久長之計也

二榷山之時商販艱阻今既放法民皆自便普天之下茶貨流通利入公門必當增倍商人所到州郡賣茶納錢此則率賦二百錢非長行稅賦宜令本處稅院别置文歷逐時收管俟年終上計考校課程

三國家贍用之茶不可令闕宜計度逐年所支費多少據合留數目令折稅茶戸依舊榷納或慮折稅茶數目浩汗逐年榷納不盡即可據都額分為番

次令茶户三年一次輸納庶均若樂永冀通行

竊以理財聚衆聖人之大業興利除害有國之常規國家受命上天光宅中土交修庶政歷載于兹大道汚而復隆隆典缺而咸補唯財貨一節未行寛簡豈不以覆㦜至大贍用攸廣將安區夏須資物力者乎臣以為司計之臣失於經度所致也何則普天之下中外資用四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稅率摧山煮海之𡸁利一歲所入其數幾何郊廟社稷之嚴奉少府中禁之支費

六軍羣吏之資贍一歲所出其數幾何司計之臣茍能按經常調虛實量入以為出則國內財貨可得而均節矣天下利病可得而明察矣其或聖朝歲時支費未能放行計度但掊克以困黎元貨殖程財未見其可也況茶貨害政為日滋久儻從變法孰匪至公舉而行之又何疑也端拱二年上時為戶部郎中判考功

上仁宗乞弛茶禁　張方平

臣等伏見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二

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二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輦運糜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户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蕃獲利至少為獘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差官詢察利害以聞

嘉祐三年著作郎何鬲三班奉使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邉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寛民力時

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八月命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御史知雜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十月方平為三司使上此奏遂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四年二月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陷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餘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歴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其後知制誥劉敞言改租錢不便大要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

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端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而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我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此三者最其害也翰林學士歐陽脩亦言改法五害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卒不用

敞等議

上神宗論蜀中置場買茶不便

呂陶

臣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并盡諸州茶貨入官使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業枉陷刑憲

大於遠方不便謹具晝一條例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

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

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

事高出前世今天下茶法既通而蜀中獨行禁榷

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於勞費而妄為之非

所以安静遠方之意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北方

東南等處十不及一日月所照文軌混同法無二

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
治體莫甚於斯乃為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
望聖慈特寛茶禁所貴法令平一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為置場買茶將往熈河等處并逐旋取利
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衷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
捕依編勑禁榷茶法斷罪州縣承此指揮後來累
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為衷私賣茶被人告
捕有至徒罪各追賞錢一路之民遂生怨誹蓋縁

立法太重有害於人大凡官中元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絹一疋三百二十文折納紬一疋十文折納綿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束）役錢亦須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中賣與官或敢

私下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沒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恭惟陛下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獘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堋口小唐興木頭等鎮各准茶馬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獘大率均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為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自來通放入城郭部落博易

買賣其蕃部別無見錢交易只是將到椒蠟草藥之類於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食用謂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療治旦暮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見錢出賣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若於鋪戶處博易則官茶每斤取三分息錢官中每斤若用一百文買即作一百三十文賣若用五十文買即作六十五文賣鋪戶價例自然增長蕃部買賣便致阻隔況茂州軍興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最於
遠方不便事理並已條析如前臣切見熙寧七年朝廷
差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
使者急於進用不察事體遂認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
副熙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即便擘畫却於彭漢
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疋名為折當脚錢其實將
布上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
數則乞却雇回舡車般解鹽入川洎至鹽法難行則又

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只是欲竊功賞不卹民間獘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所貴遠方之俗被惠安生至如官吏費耗道途阻節稅額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浼天聽伏乞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行

熙寧十年三月上時知彭州陶凡三次論奏此係第一狀

上哲宗論蜀茶　劉摯

臣伏覩陛下即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於安治凡

法令之弗宜于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廢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為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之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切嘗博訪於知其事者槩得其説曰蜀地陋而陿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為生今茶司盡榷而市之大約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米耗

於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打角錢
稅錢之類費於吏者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勸借
錢糧必以牙儈保任之及輸入之日驗引交稱又牙儈
主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予園戶名
為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
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為息始者息一出於茶也其
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勝為之也故作茶
日少裁足以應官額而已於是主茶息者議不獨賴茶

而又為博易以究之也博易之事它貨百物買販苛刻
錐刀瑣屑無不為者依茶為名通曰茶息商稅務坐視
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於商賈請算者平時更
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一都場高其估以
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
場之取息又如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為功
第賞既多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
儈分取入已日用市易法也市易之賞固非法也然其

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嚴用重禁網羅致之亦無功甚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不下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為用者歟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費今昔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

捐金帛市租莫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於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於是依阿苟合之客罔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予莫見其迹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今既制之於有司無二人者之橫蠹若又於邊計外凡冗名濫費一切大為之節約則蜀之茶雖未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遣使指考茶法之獘欺者會計緣茶公家之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重之價削納

茶無名之錢以休養園户裁官吏之員牙儈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弊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若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既有得於人之言敢不亟以上聞然此其大略至於利害纖悉則願敕使者詳究焉元祐元年為侍御史二月上時按察川路茶法詔户部郎中黄廉具利害以聞

上哲宗論蜀茶　　劉摯

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

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生靈又以茶法隱蔽市易販者百物州縣監司不敢訶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刦凶燄一扇西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

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千萬貫為額供億熈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吕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文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

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

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伍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文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

行三百里違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違日輒徒一年立法太重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俱以遠民無由伸訴而它司畏憚不敢辨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税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求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

廷以為陜西邊事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搉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羡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搉茶以前及搉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陜西沿路酒稅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搉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歛

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及得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饑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

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成都府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曽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於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

貼黄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為吏民所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

實害生靈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右司諫詔以摯所論劄付黄廉其蒲宗閔仍不得預簽書事

上哲宗論蜀茶

黄廉

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榷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陜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弊陸師閔立法最虐故取

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歛民怨中外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以予民使園戸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税引及歇駄錢並復熙寧以前博馬之策無交易之煩無脚乘之勞抉去故敝一從私便無復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邉計利害各有所在也蜀民通患幣輕錢重商旅賫携息不償費若損摧茶盡予商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鬱滯絶其資生之路若蕃市

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陝四路及關中諸路與之則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産以贍熙秦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

元祐五年二月上㢘時為戶部郎中按察川路茶法㢘至蜀先奏罷成都府博馬都茶場止令産茶州縣元置場處未置都茶場日前任便販賣從之

上欽宗乞罷茶鹽榷法　　楊時

臣伏覩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

是茶鹽二法最為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榷茶浄利均為茶租戸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穽以陷吾民也又曰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縁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

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黄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邑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行法之初衰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為功苟冒恩賞其後以歲課最高為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陪費無慮十五六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榷貨不得

根究來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榷者朝廷不行方神宗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行則是終不可也今鹽息數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

又設官置司與它路等其為害深矣江浙有蚕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蚕繰之用蚕熟以絹償之未為厲民也今蚕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賠費與茶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

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逭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為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横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為不然舊日摧貨務所積皆充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毫不妄費焉用此物為哉無摧貨務在祖宗

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睿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靖康元年上時為諫議大夫

鹽法

上仁宗論河北榷鹽　　余靖

臣切聞臣寮上言禁榷河北鹽貨以收遺利者臣切以前歲事宜已來河北之民揀點義勇强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於北敵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

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榷絶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縁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唯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衆遏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慶歷三年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先是河北監務在滄濱二州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萬以給一路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靖奏入其議遂寢

上仁宗論河北榷鹽　張方平

臣伏見河北諸州所産鹽貨自太祖開寳年降詔罷禁通商止令收税于今多年民享其利昨聞臣寮擘畫欲榷買滄濵鹽入官名商旅入中邊上糧草算請且欲榷滄濵鹽即須禁止諸州小鹽不禁則侵官中課利若禁則十數州軍從此民必受弊何者河北一路除滄濵出鹽外其深冀邢洺等十數州地多鹹鹵不可耕殖民唯以煑小鹽為業衣食賦税皆仰於此若禁斷一旦窮民

失業散而為盜則所虞非細近因朝廷指揮下本路都轉運司相度事雖未行民心已致疑惑況本路諸色鹽官中久來各已定起稅額每年所入課利數亦不少今雖改用榷法或商旅未信不來算請所得年額未必增羡閩都轉運使魚周詢已條具利害論列亦云榷法不可行而止乞增稅臣切謂此舉於事體利害最大其臣寮所請榷鹽且乞停罷如朝廷已議不行猶恐彼處民或未知亦乞指揮下本路諸州軍告諭人民以朝廷今

來比用舊例不復行禁榷之意使一方之人各安生業

慶曆六年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初王拱辰為三司使復建議悉榷滄濱二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為不可乃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算十無二三請勑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時張方平權三司使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鐵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方平曰宜語宰相立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

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

上仁宗論陝西鹽法乞仍舊通商　包拯

臣奉敕差往陝西與轉運使并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歷二年因范宗傑擘畫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往往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死損公人破

蕩家業比比皆是嗟怨之聲盈於道路所不忍聞前後臣寮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議終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無葉清臣曾知永寧軍見其為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劃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糧免虛擡貴價入中斛㪷於榷貨務代支官錢無寬得諸般差復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橫有沮議

乞復舊法若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浸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而更之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不勝其利是先有小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横議不唯命令數有改易

無信於下而又騷擾四方使百萬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徹有所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往來之勞妄有臆說實亦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候到陜西相度如沿路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以那容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有未便之事即與逐司將已前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損益且令通行如沿邉糧儲闕乏公私為大不便即

具畫一事狀乞朝廷詳酌施行皇祐元年十月上時為戶部副使先是御史何郯言范祥改鹽不便乞朝廷遣明幹臣寮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司并范祥面議利害如新法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復舊於是遣拯至陝西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

上英宗乞減江淮諸路鹽價　范純仁

臣伏見江淮諸路鹽價太高致私販之人獲利轉厚及所立刑名亦重過於首賊而又不分强竊利厚則誘民犯法而刑不可禁刑重則民思苟免而竭力拒捕不分

强竊則民知等罪而務結羣黨是致販鹽之人千百為羣州縣之力無能禁止若非朝廷別立法制則恐更相扇誘羣黨轉盛凶年饑歲遂為盜賊伏望聖慈指揮將江淮南荆湖福建等路官賣鹽價並比附兩浙體例逐斤減價出賣及令三司將私鹽條貫更行删定分為兩等如持杖及不持杖十人已上即依舊條施行如不持杖不滿十人者並依空手竊盜法計贓定罪其贓各以逐處鹽價估定如此則法制平一民漸知禁治平三年正月上時

為殿中
侍御史

上哲宗論河北榷鹽之害　王巖叟

臣竊見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考觀其文纖悉皆具所以用意於國家收利於公上不為不至然立法之初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苦而利可得臣今觀之大異於此運載之車名為和雇而郡縣鎮寨或無可雇者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戶之擾主司移文則惟知和雇郡縣應辦則其實均科一歲之間或至數四其能勝乎

載而至官官自賣之勢須準留以備消耗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葦置塩亦有餘民間不知有闕絶之患今車脚既艱運載不續則又不免有時闕數謂之良法固如此乎臣竊度計議之人必曰止籠商賈之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增於民今則在在處處民間塩價增貴一倍乃是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爾所以萬口咨嗟以謂不慣日食貴鹽如此又未嘗買之艱難如此也仍聞去

城稍遠貧家下戶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夫增價於民而收息於官以為異効其誰不能雖十倍之亦無難也顧於百姓何如爾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顧陛下不以損於民為利而以益於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

貼黄稱慶歷六年嘗有臣寮擘劃鹽法一歲之間止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仁宗曾不以為意而惻然發德音云

朕慮河北軍民頓食貴塩可且令依舊至今耆舊言之往往流涕其勑書刻石於北京今録本上進庶幾陛下得見仁宗之意體而法之以益盛德為社稷無疆之休又稱慶歷六年塩税額止一十九萬餘緡今若依元豐六年未推行榷法以前嵗收塩税為額自已三十三萬餘緡比舊亦增矣元豐八年

十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論河北榷塩之害　王巖叟

臣伏覩朝旨差范諤相度河北轉運使范子奇所奏乞令鹽稅收十分稅錢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榷買而願納倍稅者此葢出於商賈患榷買之得其利而巧為此謀主計者但知能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定也臣近因論河北鹽法榷買不便且錄慶歷六年仁宗勅書繳進意謂得經聖覽不復更有此指揮今既未然理當再有論列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榷買之法又不從都

運司增稅之請直批云朕慮河北軍民頓食貴塩可且
依舊一言感人淪於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時
計歲所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為公家之利博且久
邪意以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圖於近不若圖於遠故
特捐數十萬緡無窮之息以為數百萬家無窮之惠歲
月雖舊而恩意則新今陛下即位之始正宜復以祖宗
一言感悅天下豈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夫小利得之易
人心得之難陛下豈不惜邪借此使者復命以增為可

行陛下遂將用其言而增之邪然則如仁宗勑書之語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違之如陛下名議何臣誠知陛下初無此心特為朝議者未之思耳且以利害義非善謀也以恣易恩非忠告也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今日之驩心不可失至理在目了無可疑臣乞罷謗勿遣特以慶曆勑書申諭言者以昭陛下恵愛之心以塞計臣聚斂之意則不獨河北之人幸甚實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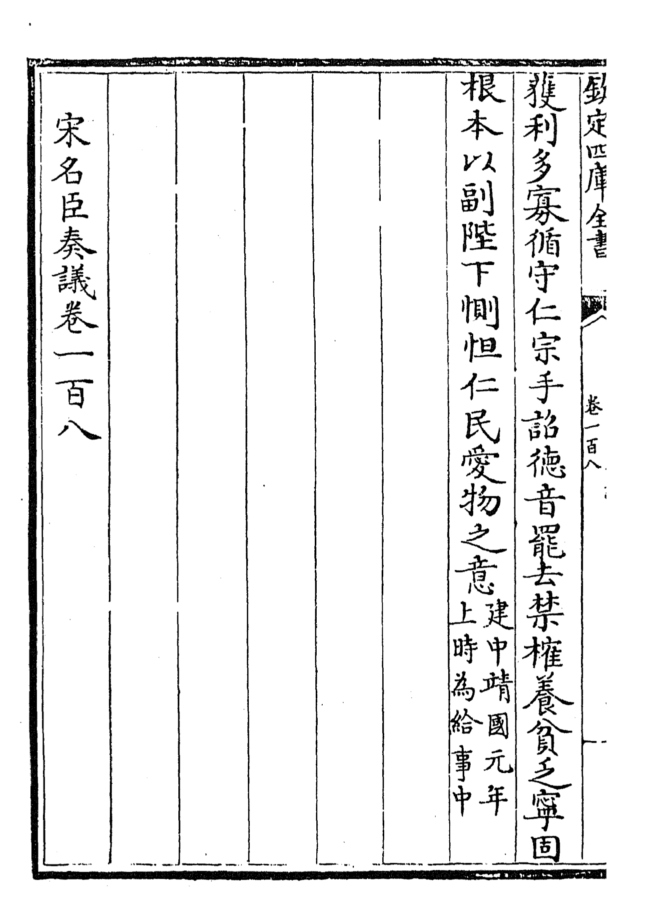
元豊八年十月上

上徽宗乞罷河北榷鹽　上官均

臣竊聞河北自來不係榷鹽地分周世宗初榷河北鹽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嘉祐中三司使王拱辰乞本路榷鹽仁宗皇帝降詔曰朕不欲河北軍民頓食貴鹽詔書既下北京父老感戴聖恩聚僧道作道場七日至今碑刻詔文具在北京紹聖四年因宣德郎賓訥誣罔朝廷奏請榷鹽當時訥妻父宰相章子厚遂從其

請施行已及三年臣近緣使事經由河北州縣官吏皆以為自行榷鹽官中獲利甚少而民食貴鹽被刑岀賞為害不少益河北淮南諸路如北京澶恩諸郡頗多鹵地既不可耕種係出税賦又納鹽錢下戶貧民取煎小鹽貨賣供官贍家今來官中榷買既非竈戶不能刻取煎賣却依舊納税更出鹽錢下戶轉見貧窘往往犯法一人冒禁累及同保共備賞錢州縣督責雖明知貧乏以提舉茶鹽司按簿催促不免經年監錮貧民廹於衣

食不足必至為盜康詢得州郡自行榷鹽官中雖獲息錢然商賈稀少却有虧損稅錢去處通計一路就使息錢增多然民間鹽價比昔日倍貴又多伴和泥土烹煎不精至於犯法被刑督責賞錢為害不細兼河北係黃河行流人使經由道路每年人戶應副工役比於它路尤為勞費昨因大河移改決溢渰浸田廬又累年飢荒流移餓殍人數不少今年稍得豐稔未便蘇息尤藉州縣官吏協力寬恤伏願陛下深飭有司考究榷鹽公私



獲利多寡循守仁宗手詔德音罷去禁榷養貧乏寧固根本以副陛下惻怛仁民愛物之意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給事中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八